



## 我的母亲

母亲,就是那只为了儿女,一辈子没有停歇、无处停歇,也不肯停歇的无脚鸟。母爱似水,水般温柔。母亲是一首散文诗,诗未曾写完,泪水已将字迹浸泡,模糊不清。

——题记



作者母亲年轻时的照片

### □ 剑胆兵心

母亲生于1937年8月,娘家是桓台县索镇孟家村人,和父亲一样,也是贫苦家庭出身。姥爷家很穷,母亲九岁时才上一年级,因为家里实在供不起,上了一年就辍学了。当时我的三姥爷在村里开了一家豆腐坊,日子还算宽裕,他可怜母亲,主动出钱供母亲继续上学,让母亲读到了小学四年级。当时,村里一个小女孩子能上几年学,也是很少见的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因母亲为人豁达善良、踏实能干,十五六岁就在乡里任团委书记,各方面表现非常优异。1956年5月,母亲被推荐到桓台县手工业管理局录用为国家干部。1958年5月,县里又安排调至山东索镇酒厂(现山东黄河龙集团),历任车间主任、厂女工委员会主任、工会副主席等职务。

和大多数中国女人一样,母亲忠贞、贤淑和勤劳。记得小时候,父亲在外当兵,奶奶身体不好,经常住院,母亲从来不误工作,一边照

料奶奶,一边还要照顾我们兄妹三人,到了麦收、秋收季节,还要回乡下奶奶家、姥姥家干农活,她从城里一名机关干部,变成一个农村妇女,挑水、抬粪、锄地、拉犁,什么农活都豁出命来干,劳累程度可想而知。

母亲很早就乡里、村里工作,长期接受党的教育,对党无限忠诚,无论是从事农业生产劳动,还是在机关、企业,她一直自觉地发挥着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,时时处处走在前面。

1975年,党号召计划生育,那时做结扎手术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,但母亲二话不说,主动站出来,带领厂里几个党员和工人家属第一批做了手术。从1980年开始,母亲又兼任厂女工委员会和调解委员会主任,白天在车间忙碌,晚上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大雪封门,厂里的女职工谁家有困难,谁家两口子有矛盾,母亲都义无反顾地上门慰问、看望和调解,深受全厂职工及家属们的爱戴。因此,母亲年年被评为厂级劳动模范,1985年至1988年,连续4年被评为桓台县优秀共产党员,1987年被省总工会评为全省工会积极分子,1990年被市委、市政府授予淄博市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,并荣立二等功。2021年7月,母亲获颁金灿灿的光荣在党50周年纪念章。

万爱千恩百苦,疼我孰知父母。母亲对我们兄妹三人要求很严,从小我们就养成了帮大人干活的习惯。在老家,哥哥挑水、打扫猪圈,姐姐洗衣做饭忙家务,我就去田地里挖野菜拾猪草。那个时候家里生活困难,基本都是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

补补再三年”。家里孩子多,老大穿新的,老大穿小了,老二穿,老二穿小了老三穿,我行三,肯定是穿哥哥、姐姐剩下的衣服。好不容易盼到过年想穿件新衣服,也是母亲扯了布一针一线缝制的。有时候半夜醒来,看见母亲还在缝补衣服。

儿女对母亲的爱是溪流,但母亲对我们的爱却是海洋。我小时候体质弱,由于营养不良,几次在学校晕倒。每次发病,母亲成宿不睡觉,陪在我身边,按时给我打针吃药,实在不行,和哥哥一起用自行车推我去医院。秋冬天气多变,母亲怕我感冒,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下雪,只要天气突然变化,母亲准能出现在我的面前,把雨衣或者棉衣披到我的身上。有时候别人问,你母亲长啥样啊,我自豪地说:“天底下所有的好女人和女人所有的好,加在一起放大十倍,那就是我的母亲。”

母亲文化水平不高,工作中没少吃缺文化的亏,所以非常重视我们兄妹三人的文化教育。时光如梭,白驹过隙。1983年我念完初中不想上学了,想去工厂当工人,母亲坚决不同意,硬逼着我继续念完了高中。1987年高考,我如愿被济南一所大学录取。大学毕业,我先后在县直、市直部门工作,其中4次主动要求到3个区县的农村任驻村工作队员、“第一书记”、乡村振兴服务队队长。2019年8月,受组织委派,我来到位于博山区最南边的大山里,一个软弱涣散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。我在村任职时,母亲也同样记挂着村里的老人和脱贫的困难家庭。她从退休金中拿

出3000元,不顾天气炎热,从桓台驱车200里路,到村里看望了80岁以上的老人。2021年8月,我任期届满离开村子时,一位村里的老党员紧紧拉着我的手,动情地说:“群众会记得,干部会记得,这里的满目青山更会记得你对我们村的付出和奉献。”

母亲年轻时受过太多的累,退休后总算过上了安逸的生活。如今,母亲已86岁高龄,原来乌黑的头发已经泛满了霜花,花白的头发我怎么拔,也敌不过它们的疯长。如果发丝能够互换,我愿用我的青丝换取母亲的白发,让她年轻的容颜永驻。

总有一些记忆,不随年轮老去。老舍先生在回忆母亲时写道:“人,即使活到八九十岁,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,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,虽然还有色有香,却失去了根,有母亲的人,心里是安定的。”是啊,母亲是我们的根,所以人活100岁,也想有个娘。我们真是希望母亲长生不老,当然,这是不可能的,我们能做到的只是在她的有生之年,多多地奉献我们的孝敬之心吧。

岁月不是偷走母亲青春的小偷,我才是。那剪不断的脐带,还有年少轻狂怒摔的门,我用一生在跟母亲说再见,但母亲却用一生跟我说话,路上小心……

——后记

## 我那别样的理想

### □ 李忠厚

“饥寒的年代里,理想是温饱;温饱的年代里,理想是文明……”流沙河在诗歌《理想》中如是说。

小时候,我的最大理想是当一名售货员,还得是卖糖块的售货员,觉得这样便能天天吃到糖了。

上了小学,邻居到我家串门,常调侃说:“你可别让锄钩子生锈啊!”我知道这是“激将法”,暗想:我一定要好好学习,让“锄钩子”锈蚀掉!

整队放学时,老师喊到名字的同学到办公室领取信件,我多么希望自己也有外地的亲戚啊,这样就能收到信了!

进入中学,看到班内几名同学有整套的《数理化自学丛书》,心中着实羡慕。他们可以在书上写写画画,可以练习别人没见过的题目。特别是瞧见老师竟然也有这套书时,我更是眼热,期盼着什么时候自己才能拥有一套这样的参考书。

高中时,把老师的一句“玩”“晚”“完”拿来当作自己的座右铭,平时“少玩”“不玩”,鞭策自己朝着理想中的目标努力进阶。

“没有花香,没有树高,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。”“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,想要飞却怎么飞也飞不高……”那时的我时常哼起歌曲《小草》和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。

虽然觉得自己好渺小,渺小得像“一棵小草”“一只小小鸟”,可我不敢放弃成长,一直在寻觅“一个温暖的怀抱”。

我想起了自己的“诗与远方”:当一名“无冕之王”,四处采访;做一个考古学家,古今探索……“但理想有时候又是海天相吻的弧线,可望不可即”。如今,我成了一名祖国百花园中的园丁,辛勤浇灌,耕耘不辍,唯愿春色满园、硕果丰硕。

## 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,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,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:lzc b f k @ 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,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,谢绝一稿多投。

## 走远的客运小站

### □ 张修东

井架高耸,钢轨绵延。矿井产出的煤,仅靠汽车、拖拉机是不能满足运输需求的。所以,矿工作业到哪里,铁轨就延伸到哪里;哪里有煤,轨道就通到哪里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工作那会儿,对于一座年产近百万吨的矿井来说,火车是运煤的主力军。被一列列运煤车碾压、闪烁着日月光辉的几条轨道,就在办公楼不远处,有时上下班就能碰到火车轰鸣着来拉煤。

听岳父说,他们那一代人从淄博矿务局双山煤矿整体迁移时,是沿着运煤那条铁路一路步行来到矿上的,当年创业艰辛可想而知。

那是附近一个在地图上查不到的客运小站。随着矿井达产和生产规模逐步扩大,矿工数量增加,这座客运

小站成了人们外出的主要交通站点。那时,去一趟泰安城购物,早出暮归,时间恰到好处,来回坐火车,即便买再多再大的家什,也不觉得累。

亲身经历的事,记得最清楚最牢靠。上世纪90年代初,在矿长办公室做秘书的我找到了心爱的人。我和妻子商议,想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程——旅行结婚,家人也非常支持。

结婚那天,天清气朗,弟弟护送我俩赶往客运小站。趁着早起大街上人少车稀,我俩偷偷地牵着手,温馨又甜蜜。售票厅里,一位认识的工友打着招呼:“旅行结婚啊,祝你们新婚快乐!”我和妻子

麻利地掏出喜糖递了过去。“咱也沾沾喜气!”工友笑开了花。客运小站记录下了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我们从铺满朝阳的小站始发,回程时在小站璀璨的晚霞中落脚。

多年以后,忽而有一天,客运小站依旧在,绿皮火车却停运不见了踪影。每每散步至此,沿着钢轨石子下面的羊肠小道漫无目的地走着,心里总是惆怅不已。

失去了烟火气的客运小站,孤零零地盘踞在坡上,像一个孤独又沧桑的老矿工。没有人烟的客运小站,平日

很少有人光顾,失去了往日的生机。我知道,我心中的那个小站已经走远……

这天,我伫立站前,回忆中,我和妻子整装待发,正在等待那趟绿皮火车,去一个我们想去的地方呢。

